

本刊与华东师大古籍所联合举办 古文献整理与研究前沿问题座谈会

2014年12月2日,《文献》编辑部、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联合举办“古文献整理与研究前沿问题座谈会”,上海地区的二十余位学者就当前古文献整理研究的几个前沿问题展开讨论。座谈会集中涉及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关于古籍整理的标准范式。华东师范大学顾宏义、上海交通大学朱丽霞认为,回顾百余年来的古籍整理历程,我们应该总结继承前辈学者的实践经验和好的传统,让古籍整理的规范和标准趋于完善。上海大学王培军、上海博物馆柳向春则指出,古籍整理需要有校点体例,但很难建立通例,很多具体问题只能具体处理。

二、关于写本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复旦大学余欣指出,写本文献的学术价值需要重视,目前写本文献的整理规范没有建立,敦煌文献的整理有一些习惯做法,但仅限于自己的圈子,如何建立一个大家普遍认同的整理规范,仍是当前面临的重要问题。复旦大学周兴陆认为,写本相比所对应的刻本,保存了大量的原始信息,具有重要价值。上海图书馆郭立暄认为,作为写本形态之一的批校本具有特殊价值,应当成为版本研究的重要内容。华东师范大学赵厚钧结合正在整理的清代女诗人归懋仪诗集《绣馀吟草》指出,整理过程中手稿的释读问题,是一个非常具体的困难。上海书画出版社王立翔认为应切实加强对稿本、信札、题跋等文献整理能力的培养与训练。华东师范大学丁小明则建议构建写本学,开设相关课程和专家讲座,开拓新的学术方向,构建新的学科体系。

三、关于域外文献问题。上海师范大学赵维国指出,朝鲜半岛、日本、越南在古代高度认同汉文化,尊崇中华,应该将这些域外汉文文献纳入古典文献研究的范围。余欣指出,就域外文献而言,日本有着丰富的汉文写本资源,值得重视。丁小明补充,韩日对写本文献的开放与重视程度要高于我们,国内学者应多关注这部分文献资源。上海师范大学施晔在荷兰莱顿大学图书馆发现了很多珍贵的文献资料,比如高罗佩的藏书中的孤本以及零散的册页、信札、书画、琴谱等等,很有研究价值。她觉得去国外访学不一定要去知名大学的东亚图书馆,一些看似不显眼的东亚图书馆中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最后,《文献》常务副主编张廷银就大家所提出的问题以及对《文献》的建议做了回应。本次座谈会加强了《文献》与上海学界的联系,为从事古文献研究上海各高校学者提供了一个互动的平台,使古文献整理与研究的前沿信息得以及时交流,从而推动这一领域的发展。(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所 丁小明)